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岂敢折断你 想象力的翅膀

郜元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岂敢折断你 想象力的翅膀

郜元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郜元宝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 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22-7

I. ①岂… II. ①郜…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46 号

责任编辑: 余雪霁

封面设计: 周志武

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

郜元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7.25 插页 2 字数 348,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22-7/I · 3176 定价: 4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15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

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第 一 辑

“人”、“鬼”、“神”及其他 ——近年中国文坛掠影	3
垃圾·烂苹果·精神之脸·当代文学 ——也来凑顾彬的热闹	18
“奇特的”、“色情的”世界华文文学 ——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29
赵朴斋的身段 ——上海文学的狭邪小径	37

第 二 辑

重申“寂寞”的主题 ——写在施蛰存仙逝、巴金百岁寿诞之时	47
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与《芸斋小说》的心理依归	51
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	65
蝴蝶为什么美丽 ——王蒙小说创作历程回顾	102

第 三 辑

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 ——由《碧奴》反观苏童的创作	135
文学共同体破裂之后 ——从《刺猬歌》看张炜的转变	139
关于余华《兄弟》的两篇随想	144

谈哈金并致海内外中国作家	152
声音·民间·退化	
——莫言《檀香刑》里的一地猫声	160
不够破碎	
——读阿来短篇小说集《格拉长大》	171
红色经典的隐秘遗产	
——从《笨花》看铁凝	180
“乡土文学”转变的可能性	
——尤凤伟《泥鳅》散论	193
回乡者·亲情·暧昧年代	
——评魏微小说集《姊妹们》	204
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	
——关于《莲花》的几个问题	216
从“寓言”到“传奇”	
——致乔叶	223
你硬着颈项要到几时	
——评张生《乘灰狗旅行》	237
灵魂的玩法	
——评郭敬明《爵迹》	247

第 四 辑

论“中国批评”	259
智慧偏至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分裂	275
批评五噫	291
作家缺席的文学史	
——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	303
关于文学和批评的一些老生常谈	
——答《南方都市报》	328
现在还缺乏讨论文学的合适语言	340

第 五 辑

假热衷与真冷淡

- 文化界与文学界对“传统”的不同态度 345

“韩流”的启示

- 一个纯粹个人的观察 356

明星传记批判 364

杂凑：重写“中国电影”的强硬逻辑 384

我们的“西方学” 386

“扶东倒西”几时休

- 近年学界思想变迁及其与文学衰落之关系 393

只是恫吓而已 402

惊慌失措的文化 407

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

- 评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崇胡贬
鲁”之风 410

散文的心 420

做异己的知己(代后记)

- 2010 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
感言” 426

第一輯

“人”、“鬼”、“神”及其他

——近年中国文坛掠影

一、从“体裁”角度描述并分析一些现象

“小长篇”支撑着文坛(书市)的繁荣

近年中国文学界一个最显目的现象,是无论知名或无名作家,都热衷于“制作”小长篇。这是目前通过操纵书市来操纵文坛的书商们针对普通读者购买力而为作家们精心设计的一种体裁形式,刚好和中国作家实际的创作力以及剩余的文学读者的欣赏水平不谋而合。对作家们来说,以前硬撑着炮制鸿篇巨制本来就很累,现在这副重担终于可以卸下来了。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重要的是故事,甚至是“故事梗概”,是一些类似消息、信息的事件的报道和记录,知道“原来有那么回事”,以确证自己还活在人间,还参与人间的精神事务,就够了。所以,许多“小长篇”近于“电影故事”(如虹影的《绿袖子》),无非附加了一些文学的辞藻而已。一些境外书商收购未成名的作家所提供“中国经验”,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允许乃至鼓励粗制滥造。与此同时,许多根本缺乏文学素养的新移民在海外大肆描写(制造和贩卖)他(她)们的所谓“中国经验”,而且动辄轰动、畅销,这也已经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值得注意的一景,而他们的“作品”,多半也是“小长篇”。如今作家可以不经文学编辑、文学批评这一关,他们的作品直接走进市场,并且能够得到比在杂志上发表和专家评论更加有力的“炒作”。但这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之所以单单鼓励“小长篇”,是因为它

比较具有商业上的欺骗性：它是长篇（书），应该有一定的分量，又很“小”，无论作家、书商还是读者的投入都可以最小化。在这种投机取巧的投资与消费心理驱使下，“小长篇”市场一直很热，以至于到了某些人所说的“高产可畏”的地步。从文学角度看，成功者很少，倒是给一些书商和作家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有一些权威杂志如《人民文学》、《作家》、《上海文学》、《山花》等坚持以中、短篇为小说艺术的试验场和作家的遴选通道，然而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一般很难获得大量读者，除非它们被本身具有通俗性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之类大众读物所转载。倒是这些杂志和出版社联姻，出版凭中短篇“考试及格”的作家们的与其中短篇小说水平极不相称的“小长篇”而大获成功。

“非虚构纪实文学”勃兴

从八十年代中期所谓“新时期文学”盛极而衰开始，非虚构文学就悄悄取代纯粹虚构文学，受到普遍欢迎。先是“历史演义小说”问鼎文坛，出现了二月河（《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唐浩明（《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专门创作历史演义小说的畅销书作家。接着，是与中共历史有关的“纪实文学”和政治回忆录频频问世，如叶永烈撰写的文革人物特别是“四人帮”系列、李辉撰写的胡风冤案始末、李锐关于庐山会议的追述。作家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大国魂》、《落日》、尤凤伟的《中国：1957》、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则写“知青”、“抗日”和“反右”，一时也洛阳纸贵。其次，是一些针对现实的学术性调查报告应运而生，如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李昌平《给总理的一封信》、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和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将这种非虚构纪实文学推向高峰、较多个人情感的积淀因而也更加具有文学意味的，是通过切肤之痛来回忆“文革”和整个中国革命的作品，从杨绛《干校六记》、陈白尘《牛棚杂记》到韦君宜《思痛录》、《露莎的路》、贾植芳《狱里狱外》、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余秋雨《借我一生》、李子云《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与

事》。就连王蒙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明明有一个“人生哲学”做副标题，也卖了二十多万册，仅仅因为它是“自述”。这类作品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似乎说明人们愿意撇开文学，至少愿意撇开以虚构为主的“纯文学”，直接看取历史和人生的“真相”。以往，这一类作品或许应该归入“报告文学”范畴，但“报告文学”在当代中国有其特殊含义和功能，作者往往秉承上意，用文学为手段，按照规定、为了一定的政治任务而报道某些敏感重大的社会事件。这种工具性的写作虽以“报告文学”为名，实际并不一定“报告”真相，也并不一定具有“文学性”，它和二次大战中涌现出来的“报告文学”并不是一回事。上述作品不同于这种具有中国国情的“报告文学”，也许应该称之为“非虚构纪实文学”，因为它们是比较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人对于社会上存在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际而敏感的问题的报道，文学性只是他们在报道事实时的副产品。这种新的文类的流行反映了广大读者对八十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的不信任，并且促使李陀、蔡翔、旷新年等评论家们对“纯文学”开始了新的反思。他们认为，八十年代以来的“纯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并没有绝对“纯”的文学，文学总是关联着一时的意识形态，最终可以还原为普通的历史叙事。这种看法取消了虚构文学的“纯粹性”，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非虚构纪实文学”的勃兴，也扩大了“文学”的外延。

“纪实虚构小说”坚持纯文学立场

但同时也有从家庭、个人经历和生命成长的实际经验出发，用接近纪实的笔墨，而达到文学虚构效果的作品，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潘婧的《抒情时代》对“白洋淀诗人群”乃至“四五英雄”作历史的还原，彭小莲（彭柏山之女）《他们的岁月》对父母一代人的回忆，韩东《扎根》写少年时期随父亲、著名诗人万之下乡的经历，王蒙“季节系列”特别是新作《青狐》整理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的复兴及其隐秘的历史，魏微《拐弯的夏天》（《一个人的微潮闸》）写女性个人成长的经历等。这些作品虽然在文学界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抒情年代》获

2003 年度上海市长中篇小说一等奖,《扎根》获 2003 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好像继续以自己的存在坚持“纯文学”的立场,但远远没有上述“非虚构纪实文学”畅销。

是否中国作家虚构能力有限,中国文学一贯注重历史的传统即所谓“史传文学传统”仍然起作用,或者中国读者天生具有一种毫无理想主义可言的卑劣的窥阴癖?这都很难说。

散文的中兴?

一直有个不成文的看法,似乎散文写得漂亮并不稀奇,就譬如身为中国人,中国话说得流利理所当然。散文真是太平常了,许多人因此而忘记了它所以平常,无非由于几千年无量数的作者殚智竭虑,基本无水平线以下的创作,这便使人误以为散文容易做而不知宝爱。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则不同,一来是新文学主体形式,二来是新兴文体,工巧为难,故格外受到重视。结果,大家的力气都放在诗歌、小说、戏剧上,散文则随便写写,这就导致了后来散文水平的逐渐下降。

其实现代散文也是新兴文体,它是古文的延续,也是古文的革新。比起诗歌、小说和戏剧,现代散文不仅更适宜于传达个性,甚至也能够更大容量地接纳新的社会信息与人生经验,更便捷地介入人生实际,作者境界的高下,在散文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

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妄评一二”,等级就颇森严:“二周”端居首位,茅盾叨陪末座。郁氏明言他所以选茅盾散文(仅两篇),只是看他比较能在散文中谈社会问题,聊备一格而已,至于就“散文的心”来说,则并不出色。所谓“散文的心”,郁氏主要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即“个人性”(individuality)和“人格”(personality)的统一,可见其选文标准之严。

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这些“五四”时代的话头已觉不新鲜,人们更渴望看到超越“个性”乃至“人性”之上的强有力的集体主义的行动的文学(这也有点像今天的“新左派”鄙弃他们心造的所谓“纯文学”),散文一方面贴近“智识阶级”(文人)并不可爱、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已经泛滥成灾的“个性”,另一方

面在无数未脱鲁迅所谓“客观梦幻之世界”的人们看来,不仅与理想中的文学沾不上边,甚至简直就陈腐反动得可以,其被冷落,遭轻视,原在情理之中。

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文艺政策相对宽松,散文一度兴盛,然而不久,敢于谈问题、“舒愤懑”的作者纷纷落马,“杂文”彻底成为畏途,散文从此也更加趋于偏至。狭义的杂文自不能核准散文,但排斥杂文,犹如抽掉散文的骨头,这就只好由赋得山水、仰望“人民”的柔媚无骨可有可无的歌德派散文来跋扈了,虽“名家”、“大家”辈出,实则不足为训,证据是:“新时期文学”一来,便立即烟消云散了。

散文地位的根本改观,是在八十年代末,先是戏剧、诗歌“边缘化”,继之文学(其实就是小说)“失去轰动效应”,填补这空白的,就只有各种形式的散文。

好像也真该散文出头,学者散文、作家(诗人小说家)散文、文化(历史)大散文乃至小女人散文接踵而至,确实出了不少可以一观的作者,但毕竟忽视太久,内伤太重,奋力振拔的迹象,仍未之见也。

“学者散文”本是八十年代末最受欢迎的一种,其学识之淹通,眼界之开阔,趣味之醇正,皆非一般浅近者所可望及,以致对小说诗歌戏剧失望的人,翻开杂志,往往略过主打栏目,直奔后面由学者专家挂帅的散文随笔。然而不久便难以为继:老辈如金克木先生等纷纷作故或搁笔,暂不肯搁笔的张中行先生又太啰嗦寡淡而少新意,余者或学问有余,文思不足,或既无学问,亦乏文思,只是顶着学者的峨冠,写出来的便自然被奉为“学者散文”,如何能好?这一路的作品比较老实的是复归于清一色的“学术小品”、“思想随笔”——通俗的读书札记、文史杂笔或课程讲义——再不敢冒散文之名。看来“学者散文”并没有让学者们讨得太多便宜,但对散文倒不无裨益,它至少说明文学是一个整体,并非诗歌、小说、戏剧式微了,就该散文——而且是独以学问取胜的散文——独擅胜场,果真那样,则散文的成功,也真有点胜之不“文”了。

但“作家散文”实在不乏精彩,以诗才入文,以小说描写功夫入文,往往有单纯的散文作手所没有的廓大与自由。八九十年代,老辈

有孙犁、汪曾祺等,中年有王蒙等,青年有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李锐、余华等,皆文采斐然,各标一格,可惜继之者乏人。散文毕竟不是诗歌,亦毕竟不是小说,它除了抒发描写之外,更讲究言辞的雅驯,思想的精湛,学识的淹通,许多作家,只是写不出小说、诗歌,以为仗着剩余的才气,还可以到散文园地来驰骋,所以很快就露出穷乏之相。

至于“文化(历史)大散文”,则不能不说是近年散文的一种跃进,篇幅骤然增大,容量骤然扩张,专就名胜古迹、文化遗址或历史公案著笔,作者们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是亦普及,亦提高,亦怀古,亦现代——有时简直是时髦——这些都是现代散文诸家未曾想见的。同样为现代散文诸家不曾想见的是,散文竟然在这样一种格式中迅速凝固起来,不管什么题目,都能写出感情差不多、篇幅差不多的妙文来,而不管什么所在,不管什么历史人物,只要洒家往那儿一站,只要“我”一翻他们的文集与行状,微言大义、精论妙语,就都滚滚而来,题材、立意、格式、腔调,大同小异,以至于批量生产,倚马可待,所以到了后来,虽爱之者也不免感到厌倦。盖一种文体,通行既久,染指渐多,终落习套,虽豪杰之士也难翻空出奇,更何况“文化(历史)大散文”的作者们。

现在散文的作者们都聪明、漂亮、得体,知道应该选择什么题目,摹习什么风格,回避什么话题,文章一律写得“整齐”,但因此也就没有奇气,没有鲁迅当年所期望的“强烈的独创的创作”,甚至连个人的文风,个人的感情,个人的身世(这一点尤其突出),都被一些专门的散文栏目或散文期刊谢绝了。

有所失,必有所得,散文作者一旦无须展示个性,自白其心,就很容易一夜之间变成学富五车善解人意的博雅君子,或指点江山,纵论古今中外,或悲天悯人,开示人生哲学,专拣好话、大话、空话说,“知识分子”呀,“道德理想”呀,“学问”呀,“沉默的大多数”呀,“人文精神”呀,“人道情怀”呀,“文化传统”呀,“铁肩道义”呀,“全球化”呀,“地方性”呀,“诗意地栖居”呀,“文化昆仑”呀,“拆下勒骨当火炬”呀,“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呀……一大堆门面语符咒般念个不休,读者久处荒寒,一见之下,如饮狂泉,叹为观止,于是乎胜券稳操,屡试不

爽。殊不知这些按一定“配方”配在文章中的现成的市场欢迎的摆设,无非俞平伯先生所谓“大的高的正的”货色,而且也正如俞先生一针见血指出过的,“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只是我们的作者不自知,或假装不自知罢了。

散文热背后这种虚空,究其深因,还是“散文的心”没有摆正——现在“散文的心”究竟有没有也很可怀疑。作者往往本无某物,但为了显示其高超,拼命装出有某物,还要变着法子兜售这本来没有的某物,这就不仅容易趋于伪,也很容易流于滥。

鲁迅当年评论美国文学,说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出过许多优秀作家,“这之后,惠特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以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熔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能有人读,卖掉原稿,得到声名”。我没有读过几篇美国人的文章,不知道鲁迅的评论是否属实,但不管怎样,他讲的道理(多么浅显的道理)是不错的,也很适合于今天的文坛,包括散文坛,——如果有这个坛存在的话。

周作人说散文的兴盛应该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其时思想大恐慌,也大解放;大虚空,也大无畏,作者尽可以各说各话,无所顾忌——因为无道可载,便只好各言其志,没有现成的标准,无须维护什么,贩卖什么,或证明什么,确立什么,标榜什么,只各各爱其所爱,恶其所恶,即使一切乌有,也不妨放笔直干,大胆写出无所有的空虚的悲哀与真诚的渴仰,凡所造作,皆欢喜时的大笑,悲伤时的哭歌,浑然不顾笑的姿态是否美好,叫的分寸是否得当,也不怕大笑之后的空虚或大叫之后更大的痛楚。这样的“散文的心”是活人的无须掩饰无须作伪无须摆谱无须献媚无须热卖的真情实感,现在的散文则恰恰相反,其病就在缺乏真诚的“散文的心”,作者既无坚强有据的所信,亦无彷徨无计却不怕告人的不信,无不得不吐之冲动,有见猎心喜之侥幸,豪迈没来由,忧患没来由,愤怒没来由,宽厚没来由,优雅没来由,镇定没来由——就连自轻自贱也没来由,只有一个虚构的“我”在那里表演口吐汉字的魔术。